

●精神家园

母亲的团年饭

刘 兵

小时候,每年的团年饭,虽然我们姐弟仨坐偏席,母亲总是把主菜摆在方桌下方。父亲即兴说新年祝词。放完喜庆的鞭炮,他端起酒杯,宣布开席,我们这才敢动筷子。逢此时,母亲立马站起身,拿起筷子,夹起油亮的红烧蹄髈、金灿灿的肥硕鸡腿,依次放进小弟、我和姐姐面前的小碗里。母亲随后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,说道:“放开吃。尤其你们小哥俩要鼓劲,快快乐地长身体,增智力,指望你们以后有大出息哟!”

在父母的悉心关照下,我和弟弟在老家读完高中,相继外出闯荡。我考上外地的大学,毕业后留在一家国企;小弟也读完中专,进了外省一家事业单位。姐姐因为身体不好,留在老家鼓捣小生意,后来嫁给了条件并不好的人家。尽管在外打拼,平常工作很忙,但每

年的春节我们总是设法赶回老家,享受父母精心准备的团年饭。有时特殊原因,我或小弟在团年饭上缺席,母亲总是发出一阵叹息,期盼着下次为我们亲自夹上一碗好菜。

那年春节前,我带着新婚妻子回老家,千里迢迢赶团年饭,小弟也携着女友回家团聚。那时,父母的身体已每况愈下。为便利照顾两老的日常起居,姐姐和姐夫搬进了老宅。

见到两个“儿媳”,走路开始颤颤巍巍的母亲分外高兴,从省吃俭用的存折里取了四万元给了“儿媳”,表达祝愿的心意。由于母亲体力不济,那顿年夜饭主要由姐姐操持。

开席前,我们把拄着拐杖的父亲扶到座位前,对他说了祝愿语,接着就开席。一如既往,母亲坚持用颤抖的手给两位“儿媳”不停地夹菜,笑曰,吃

完这家宴,就是老刘家的人啰!以后你们三家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父亲费力地点着头,说老太婆已为他代言。

我妻子和小弟的女友支吾着,可能是害羞,埋着头谢过两老。最后还是姐姐给父亲的杯子里续了酒,还挑选炖烂的肉食放进父母的小碗里。

事后我抱怨我那城里的妻子,应该跟姐姐学。母亲为你们夹菜,依她的身体状况是勉强为之,但实则发自内心的,表达了父母对你们的认可度。妻子却认为,给“客人”夹菜应该用公筷。没准姐姐这样贴心地“伺候”两老,就是为最终得到老宅呢!妻子的这番推断,让我呕了好多年的气:婆婆为看重的人夹菜反倒成了乡下年夜饭上的“陋习”啊!

直到女儿长到五岁多,春节我携妻带女赶回老家团聚。

平常我跟女儿讲了很多,也讲了老家吃团年饭的习俗。到家后,我们惊喜地发现,老宅彻底变了。大姐让人在满屋铺了防滑地砖,厕所改为坐式,种了花草。她每天还为两老定制食谱,还请护理师上门作理疗。

看到这些,妻子和弟媳都自愧不如,心生内疚。团年饭开席前,母亲艰难地挪步,好不容易坐稳。她笑道,想给你们夹菜怕是力不从心啰!伶俐的女儿闻言,叫奶奶把小碗放在转盘上,给她舀了香菇鸡汤和炖烂的鸡腿,把转盘推过去,叫奶奶趁热吃;女儿又舀一小碗汤,说是给躺在床上的爷爷送过去。要是他不方便吃,她就代姑妈一口一口地喂爷爷……

年迈的母亲第一次在团年饭间流下了感动的泪。所有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被女儿的小小孝举所击中。



驼峰云海

郑国华 摄

●乡土视野

勤工俭学记

楚木湘魂

在冰雪总是比山下先来一步的高山上,在孤零零的村级学校里,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艰辛和无趣。尤其是砍柴的日子,几乎就是“六一”儿童节,当然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每个月学校都会挑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,师生一起上山砍柴,以作学校食堂炊饮之需,谓之勤工俭学。但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不许去,把他们羡慕得不要不要的,天天盼望着可以读四年级。一出了校门,学生舞着柴刀、抄着禾枪,像野兔一般向着山头乱窜,一口气跑出十几里,老师根本吆喝不住,只好撒手不管了。男孩子心大,喜欢挑粗壮的手腕粗的杂木奋力砍着,引来一片崇拜的目光。女孩子也不弱,光着脚板,“咣当咣当”的,一会儿就砍倒一大片灌木。瘦弱的孩子把枯枝败叶捡拢在一起,用来引火是相当不错的。路过的村民看见了,乐呵呵地扯着喉咙说:“爷老子叫你们砍柴,没见过你们这么舍得费牛力!”

野鸡被忽如其来的庞大队伍惊得仓皇逃窜,十几个男生立即抛了柴刀去追,野鸡没追到,回来柴刀也不知扔哪里了。

老师是个巡山的“大王”,把走得远的孩子一个个叫回来。不一会功夫,学生便又走散了。倘若遇到一树野果子,老师也成了孩子,兴奋得手之舞之,

足之蹈之。学生全围拢来,挑最大最红的给老师先吃。“卖炭翁,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。”老师似乎想起了什么,嘴里吐出一串诗来,像鱼吐泡泡一样。学生让老师接着念,老师却让学生唱山歌。胆大的孩子就油腔滑调地唱:“叫我唱歌就唱歌,唱只蚊子打赤膊,对面山上有个泥鳅洞,下边田里有个喜鹊窝……”

夕阳掉到山顶上的时候,学生砍来荆条和竹子,一揉一搓,编成结实的绳子,把柴一捆一捆地缚起来,各人挑一担下山。力气弱的只背一篮子松针,同学便笑她是小姐,在家里排行老大的就叫“大小姐”,排行老二就是“二小姐”。

路上歇了九九八十一次肩,总算把柴担进了校门,放在敞地上晾着。大家伸出手来一看,大大小小的口子横一道竖一道,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,脸上涂抹得像个雷公。不过,手还在,脚还在,眉毛眼睛鼻子都在,仍然算是全须全尾地回来了。伤筋动骨才叫受伤呢,茅草割破皮也能叫事?红药水都懒得搽。只有一件事叫人提心吊胆,裤子膝盖上撕破了一个洞,在爸妈面前恐怕难以遮掩过去。

学校有一个好大好好的柴房,放得下十张八仙桌,码着一捆捆的杂木、杉刺、蕨叶和松针。附近百姓的母鸡,爱从门底下钻进

去下蛋,猫喜欢在柴房生孩子,麻雀有时候也从破烂的窗户里跑进去,学生喜欢跑到柴房捉迷藏,总之,柴房简直是一个天堂,也使学校像一个大户人家。不同的学校,勤工俭学的任务不一样。山上的学校砍柴、采蕨、采野生小竹笋,山下的学校采春茶、捉泥鳅、捡茶籽和乌树籽,累着并快乐着。

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,学校师傅天天愁菜,因此勤工俭学就成了采蕨。

在山区,采蕨不是难事。学生自然知晓哪面山坡蕨菜多,方圆十里的山,没有他们不熟悉的地方。向阳的山坡上,胖乎乎的蕨菜像棍子一般密密麻麻地插着,采一竹篮也不过是一顿饭的工夫。学生总是贪心,把篮子堆得老高老高,还舍不得罢手。然而,要把蕨菜背回学校就吃力了。

那时候的路,还只是靠脚踩出来和锄头挖出来的小路,或者干脆就没有路。上岭下坡,攀着灌木走,走得身上热气腾腾,身上沾满了泥巴印子、青苔印子,头发里满是柴草屑。然而要说埋怨的,一个也没有;想把蕨菜扔掉一些的,一个也没有。个个都想超额完成任务,个个都想自己的班级比其他班级多。这么多蕨菜,三两天是吃不完,的,晒干了,或者腌制了,是极好的下饭菜。

采春茶总是女生赢。一样的时间,一样嬉笑打闹,女生采

的茶叶总能比老师规定的十三斤任务还多。男生便动了歪心思,把茶叶放在水田里浸湿了,或者在茶叶中间放了土疙瘩,增加重量。有女生和男生要好的,女生便偷偷地把茶叶分给男生一些,也许有某些情愫在暗暗发酵。老师说了,没有完成任务的要罚,可是最后一个受罚的也没有。有时候为了采头道春茶,学生商量好了瞒了家里,天不亮就悄悄起身了,走到山上天色未明,凭着手感,篮子里也没混进一片老叶子。

小鸟总是喜欢把窝安在茶树当中,被学生连窝端了。窝里或是几个青色的鸟蛋,或是几只羽毛还没长齐的雏鸟,惊恐地叫唤着。顽皮的孩子也不懂得怜惜,放在手里只当是玩具。

秋霜降临的时候,乌树叶子的绚烂如锦,继而叶子落尽,枝头上尽是累累的乌柏籽,雪白雪白的。对了,就是《西洲曲》中“日暮伯劳飞,风吹乌臼树”中的乌柏。学生舞着竹竿来了,每人各占一棵树,蹿上树去,拼命摇晃树身,使自己看起来也摇摇欲坠。还真的孩子掉下树来了,但是抖抖黄土,又蹿上去了。附近耕作的农人见怪不怪,嘟囔一声“猴子变的”。

乌柏树老了,倒下了,做了百姓家的柴火。孩子们长大了,闯世界去了。新来读书的孩子,只被允许在操场里活动。学校有规定,凡窗户高处的卫生,须得班主任自己打扫,不得让学生以身涉险。几个年纪大的老师,便一边擦窗户,一边讲过去勤工俭学的事情。

(作者系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教师)

●湘西南诗会

我的隐喻和象征

十子

或 许

表达的欲望	更让我疼痛
每天都在折磨我	没有什么比咬紧牙关更重要
我两手空空 甚至没有一支笔	没有什么比阒寂无声更重要
时光的阴影	诗正用它的逻辑和利刃
却不断地从我的头顶	一刀一刀
从我的每一片羽毛上——	慢慢修正我的苟且
如果你能看见	鄙陋 和粗糙
掠过	或许我的面目会更加模糊
我惘然不知它们留下了什么	隐匿于荒草冥岩
比起风沙的肆虐	或许我会轻盈俊逸
比起蒺藜的扎刺	如果你能看见
	我飞翔的翅膀 羽毛洁白

荒 径

我远远绕过	像我四散的姐妹和兄弟
这群正在研究写作和爱的人	
他们也讨论如何让风缓下来	等到夜色漫过这些熟悉
百灵鸟落在青色的屋脊歌唱	或陌生的脸庞
	借着满天星光
绕开并躬身向他们行礼	我擎一尾小小的萤火
我刻意保持着距离	照亮脚下的荒径
他们中有的面容憨厚	(十子,湖南省作家协会
有的眼眸清亮	会会员)

●樟树垅茶座

年夜饭

沙 金

我们老家过年要吃两次年夜饭,且都是在凌晨天亮前吃。

为什么年夜饭要赶在天亮前吃,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。有人说,要在新年的第一天赶早迎接财神,以图一年的财运好。还有一种说法,赶早吃年夜饭是怕外人进屋踩烂“年光”,如果哪家的“年光”被踩烂了,就预示着这一年都不走运。

记得小时候,为了准备年夜饭,从腊月二十九晚上起,家家户户煮年羹,就是用一口大铁锅炖猪脑壳、猪脚、萝卜等。当炖烂的猪脑壳和猪脚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时,我和妹妹不时咽咽口水,虽然眼皮直打架,也不愿离开去睡。这时,父母会揭开锅盖,扯一小块骨头肉给我们尝尝,或装一碗萝卜给我们。吃完后,父母立马催我们去睡觉。

腊月三十凌晨四五点钟时,父母就喊我们起来吃年夜饭。这个时候,外面鞭炮声不断。然小孩子瞌睡重,凌晨四五点正是睡觉的好时机,加之天气冷,根本就不愿起床。直到父母喊了好一阵,才将我和妹妹一一叫起来。吃年夜饭时,父母会特意嘱咐不能大声说话,更不要讲不吉利的话,碗筷也不能掉在地上。可是小孩子哪记得这么多,一不注意,啥话都溜出了口,急得父母直瞪眼。

正月初一凌晨的年夜饭犹显得庄重。吃饭前,要先在神龛前摆上鸡、鱼等供品,烧纸祭祀先人,然后燃放一挂长长的鞭炮。年夜饭没吃完前,是不能打开大门的。饭毕,待桌子碗筷收拾干净后,摆好糖果、瓜子、花生、奶茶等,再打开大门,准备迎接拜年的客人。

我参加工作后,觉得这种天不亮就吃年夜饭的习俗很不科学,既耽搁了瞌睡,又没一点胃口,搞得大人小孩都吃亏。记得有一年吃年夜饭时,妹妹的小孩吃着吃着竟睡着了。这年夜饭呀!还真吃得辛苦。

于是,我建议我们家只吃正月初一凌晨这顿年夜饭。开始,父母还有点犹豫,说别人都是这么过的。后来,在我们晚辈一致附和下,我家过年进行了改革,年三十凌晨的年夜饭改为二十九日晚餐时吃,正月初一凌晨的年夜饭仍照旧。

这样过了几个年后,我觉得仍没解决根本问题,又提出将正月初一凌晨的年夜饭改为年三十晚上吃。父母对我这建议不接受,在他们看来,年夜饭不在凌晨天亮前吃就不像过年一样。

后来,经过我们多次做工作,父母终于想通了,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。因此,我们回老家过年,年夜饭都是在除夕夜七点多吃,吃过后全家人围着火盆安心地看“春晚”节目,再也不用起早摸黑了。以前在家过年吃年夜饭,感觉很累,似乎真的过年关一样,现在轻松多了,省了不少事。

我了解到,现在老家有些人已经改变了天没亮吃年夜饭的习惯。当然,也还有不少人仍然坚守着老传统。我想,随着社会的发展,无论改变还是坚守,都无可厚非。只是,我们真正难以保持的,是曾经对年夜饭的那份渴求与期待。

(沙金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